

武松打虎

「我家來了一隻老虎。」

語畢，哄堂大笑。同學的反應在我預料之中，畢竟對一天有八小時被制式答案綁住學測生，超脫正常智識的發言是他們唯一的宣洩管道。或許是這句話從正經八百的我口中噴出太過反常，抑或是在生涯規劃報告中坦白不夠有場合感，總而言之，比起震驚或不知所措，大家的回饋反倒是聽了一個脫口秀段子。那倒也無所謂，反正幽默的本質就是荒謬，而我自己至今也感到荒謬。

老虎是在上星期五晚上出現的。說也奇怪，通常這個時間我還在補習班水深火熱；母親會去大樓外公園健走；父親也留在公司處理客戶的案件。但是當天一家卻整整齊齊聚集在餐桌上，吃著路邊小販賣的蘿蔔糕。當晚的對話我已經回想不起了，對於腦袋不得不塞滿解題技巧和名言佳句的我，在日常事物上的敏感度僅止於「足以確認父母及自身存活中」的狀態，要我像答錄機重現先前的對話，實在是強人所難。話雖如此，我仍可清晰回憶起，大約是晚上十點四十五分左右，父親面色嚴肅的提起了他的公事包，將已經穿到泛黃的襯衫俐落的紮入西裝褲，逕直直往玄關走去。

「欸老爸，那麼晚了你還要出去哦？」

「……」

父親的口中沒有傳出應答，反倒是腿開始原地踏步，

(一二 一二 一二一二一二一)

「吃太飽了想運動嗎？」

我不確定父親到底有沒有聽到我們叫他；也無從得知在那之後他還持續了多久。因為在我伸手試圖拍向父親肩膀時，那陌生的巨掌及利爪已從門外襲來，伴隨著沙啞而厚實的嘶吼，彷彿在雷雨中的樹苗被閃電及中般，等不到我的眼睛和腦袋配合，向我報告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的意識已經先一步不爭氣的脫離了。

神智恢復時已經是星期六的早上，照理說這時候我應該要認為前面的經歷只是昨晚的噩夢，接著認命起床開啟我平凡無趣的考生日常。但一當我走出房門，映入眼簾的畫面彷彿在嘲諷著我已然失去的遠離純粹安穩生活。

「欸欸欸不是吧，那玩意是老虎嗎」

「不對，現在是 21 世紀，這年頭在都市裡哪可能會有老虎啊」

「老虎很常見啊，你沒聽過國外很有名的老虎伍茲嗎呵哈哈哈哈這是利用 Tiger Woods 的中文意譯和老虎這生物名的同音關係產生令人忍俊不禁的諧音梗哦」

我一時之間很佩服自己能在這種情境下想出這種芭樂笑話，平常的我可能連意識到笑點的腦力都會省下來，果然荒謬和幽默是一體的。

在我還沈浸在自己的幽默感中時，那不速之客的存在感強制把我拉回現實。看那粗獷健壯的四肢，鋒利如刃的獵爪；不可一世的坐姿，以及最重要的，是牠猙獰中帶著威嚴，野蠻下卻又令人感到深不可測的瞳孔。我不得不承認他就是一頭老虎，是貨真價實的老虎。不幸中的大幸是，牠似乎不是隨時隨地都會對我發動攻擊，至少現在的牠只是靜靜矗立在客廳，像是蓋世太保一樣用眼神掃視著整個空間。

『照顧好牠』

一塊發霉的門牌上寫著四個大字，就這樣硬生生的靠在老虎所在的牆角，那是父親的字跡，從小看著他在各種文件上註解的我，對於他的字是在熟悉不過了。值得注意的是，從那個「好」字能看出父親的情緒，低落時父親的「好」的左右較分離，反之則會特別貼近。不過這紙條上的字沒有偏向任何一邊，看來父親的情緒穩定。不過對現在的我來說，比起關心父親的情緒，我更想要知道為什麼我的身分會突然從考生變成飼育員，以及為什麼非得要把這頭危險生物留在家中。

我走到了父親的房間前，試圖向他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好讓我可以認命的接受這個荒謬的現況。

叩叩叩

叩叩叩

叩叩叩

我敲了數次門，仍然沒有半點回應。這我倒也見怪不怪，就繁忙的父親而言，可能是在房間內處理公事的報表；或許在審閱客戶提供的新資料；更說不定已經離家出差了。沒空搭理我的理由族繁不及備載，反倒是我一個考生站在早知道不會應門的房間前等待還比較說不通吧。

時間回到現在，我和老虎生活已經快一個禮拜了，仔細想想還挺諷刺的，小時候父親最常念給我聽的故事是《武松打虎》，結果他不但沒上山打虎，反而寄託了隻老虎在家裡讓我照顧。當然，我知道父親是想要鼓勵我效法武松勇於挺身而出，為民除害的情操。但有機會的話我真的很想老實向父親告解，畢竟我始終不認為我有勇氣對抗光是旁觀就感到寒毛直豎的惡勢力，頂多只能在作文測驗時為我虛構事蹟的引經據典，加點分用罷了。

「阿如果你說的是真的，幹嘛不拍張照片來看看？」同學似乎是聽我的說詞到厭煩了，想必在他們的認知中，我只是在重複玩同一個老段子的過氣藝人。

「我拍不到牠」「別人也看不到牠」

我知道這種解釋不會有人信服，畢竟這年頭連外星人都能拍到了，一隻活生生的老虎有什麼理由只有我家人能觀測到？

「啊？弟弟我只在這裡看到你和你家人啊，哪來的老虎？」

「警察局您好。嘿是，嗯。呃，這位先生，我們局已經五次派員調查了，您家中真的沒有半個老虎的影子，請不要再浪費警力資源了。」

我就知道那些所謂「社會化大人」，在面臨自己能力不足以理解的情況中，只會將無知歸因於我還是天真的小孩，想邀請他們進入天馬行空的小說情節。

除了我之外，只有母親對老虎有反應，但她似乎比我還畏懼。我很少看到母親不知所措的樣子，就算小時候的我亂開瓦斯爐，把廚房引燃了一大半，或是在爬山時遭遇眼鏡蛇，又或是我亂吃東西把自己吃到食物中毒，母親都能臨危不亂的化解危機。

但這次，我確實感受到她走投無路了

「兒子，想想辦法」

這是母親近期最常和我說的話，也常常聽到她在夜裡低聲啜泣，我能體會她的心境，溺水的人無論手邊漂來什麼物體，絕對會死命地抓著。但對於在同一个家的我來說，自己也何嘗不是無能為力的溺水者呢？

至於父親，自從獅子首次襲擊以來，我就沒有在家中看過他了。父親是個兢兢業業的律師，客戶對他的評價絕大多數都是「負責可靠」，不過這次他在面對老虎危機的應對方式，我可不願意給予了不起負責的評價。要說他毫無作為

也有失公允，因為他確實有所行動，不過他唯一做的便是不時更新老虎旁那塊破木板上的文字，從『照顧好牠』到『小心安全』再到現在的『不要逞強』，我始終不知道這些標語有什麼實益，如果他也知道老虎的危險性，為何還不想辦法把這玩意送走，而是要我們想辦法接納他？還是說這些標語其實是寫給老虎看的？這倒也不是不可能，畢竟他都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更改標語了，相較之下鯨與的告知客體是誰反而沒那麼引人遐思。

我也不是沒有嘗試過和老虎和平相處，但是屢次挑戰的結果，皆是被他狠狠的抓傷。我試圖從牠的行為模式中歸納出牠的雷點，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行為做了會被攻擊。對此，實驗人員（就是我本人）得出的結報是：不，別想了，並沒有一個規律。有時候一整天相安無事，有時半夜會闖入房間大肆破壞，有時一對到眼就會招來一場肆虐。會引起老虎會攻擊的唯一原因，就是老虎自己想攻擊。而能避免被波及的方法，要嘛像個直腸子的戰士一樣死命對抗最後犧牲，要嘛摀住自己的五官逃避到不存在的桃花源。總而言之，在現實中尋求理想結局是不切實際的。

有時候我覺得人類是個可憐的物種，問題明明不是出於己身，卻只能鞭策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尋求支援的人僅有的收穫就是不被信任甚至是被嘲弄。難不成只有球員有資格求援嗎？這是利用兩組同音詞的關係創作出的爆笑諧音梗哦呵哈哈哈哈哈……

我最近似乎笑到有點厭煩了。

老虎來到我家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到底待了多久我不清楚，對於連今晚能否在猛獸手中存活的直立猿來說，記住今夕是何年並沒有什麼意思。

某天回家的路上，我幻想著，是否能像少年 pi 一樣和老虎在小船上共存共榮，或是有一天牠會自我馴化成一隻可愛的大貓。明知道這些發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這卻讓我感受到一絲曙光，如同被春陽喚起的冬眠生物般，忘卻先前發生在自身的不幸，像是開啟了新的遊戲角色檔案一樣積極的迎向未來。

「說不定老虎是太髒了所以不開心，畢竟 tiger 很胎哥（臺語）嘛！這又是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雙語諧音梗哦呢呵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受夠這樣笑了。

我不相信超自然力量，真要討論的話，與其相信有著神明，我倒覺得這個世界是個專拍 B 級大爛片的三流導演在操縱的。

「唧——嘎 喀噠」

推開門的那刻，傳出來的是母親微弱的呼救聲，地上的血液混雜著殘暴的惡意向我流來。老虎正撕咬著母親喉嚨，如此的莫名其妙，又像是驚悚片的 Jump Scare 般老梗刻意的讓人尷尬。我的腦裡除了荒誕外全是一片空白，如果幽默程度和荒謬成正比，那此刻的我肯定是比肩卓別林的喜劇演員。

然而

然而然而然而

再怎麼類比兩者，在本質不同的事件面前仍是粗糙的不當連結罷了。我意識到了，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在將痛點掩蓋成笑點，是試圖在這破爛事件中保留最後一絲游刃有餘的掙扎，而是我無法面對失去控制的事實；難以接受支離破碎的終局。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那蠻橫無理，陰晴不定的怪物。

我出手了，並不像英雄主義電影中的超人神力附體，也沒有革命先烈的義憤填膺。就只是機械式一拳一拳的落在這頭猛獸軀體上，像是在工廠敲螺絲的臨時工一樣。

「老爸，我做到了，像武松一樣對抗惡勢力」

「快看啊，我不是以前那個軟弱的書呆子了」

「你怎麼還不出現呢？這不就是你希望的嗎？」

我一邊吶喊著，一便試圖從老虎的口中將母親拖出。但無論我怎麼攻擊，牠仍然死死緊咬著母親。腎上腺素替我帶來的力量正在隨著時間快速消耗，我的身體的控制權逐漸由本能轉回給大腦，知曉毫無勝算的我，採取了最原始也是最樸素的手段：呼喚

「老爸，你在哪裡」

「老爸，快來救我們」

「老爸，我們需要你」

想當然爾，那個消失大半時間的父親，怎麼可能聽到我微不足道的呼救。

「阿算了算了，沒救了啦，擺乎(虎)你啦，這是在虎年時聽到的拜年諧音梗哦嘿哈哈哈哈哈」

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我，最後想講出來的話竟還是冷笑話，看來我的人生從始至終都挺荒謬的嘛。

當我嘲笑完自己的可悲，赫然發現老虎已經鬆開了口，以兩隻後腿支撐的方式站了起來，那個背影，在詭異中帶點莫名的熟悉感。在我還沒搞清楚現在的狀況前，老虎已經默默地走向了廚房。

牠熟練的拿起刀具，往自己胸口刺了下去，隨即應聲倒地。

我沒有辦法看清牠的容貌，也聽不出牠低吼中的意涵。

但我卻浮現出一道愧對的悲鳴。

在牠的掌心中，藏著一張被揉皺的紙條，雖然有大半部分已沾染血跡

『好好活著』

是的，我辨認出來了，那個筆跡，那個寫得特別緊密的好字。